



花园锦簇 李陶 摄

■倪明

少些『群里吼』多些『实地走』

一些政务APP、网络工作群组变味走样,滋生形式主义问题,让基层不堪重负。根据党中央有关部署,各地各部门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

今年5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邮政南苑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清江浦区纪委监委在对事故进行问责追责过程中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只在“群里吼”,不在“实地走”的形式主义问题。

据了解,当天上午9时,安全巡查员多次在“清江浦房地产2021老小区改造”群内发布“配重块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项目安全员、监理单位监管人员和总工程师陆续在群内回复“收到”,并相继在群里提出安全要求。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在群里称“对该问题要严肃处理”,区房地产公

司副经理、邮政南苑小区改造项目安全员王宏伟回复“收到,已草拟书面处罚决定书”。

问题也发现了,相关人员似乎也很重视,“群”里交办、“群”里回复、“群”里反馈……承建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在“群”里忙得热火朝天,“指尖上”的安全监督有声有色,却无人“实地走”,果断叫停施工。2个小时后,小区改造工程发生安全事故。如果这当中,有一个部门,有一个党员干部主动迈开腿,主动走出机关大院,走出办公室,“实地走”到施工现场,动真碰硬地叫停违规项目,一起安全事故本可以避免,正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微”来“微”往,习惯于“群里吼”,导致工作不落实,酿成安全事故的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损失。

互联网时代,“群里吼”无可厚非。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微信群里“吼一声”,各类政策、各种通知的上传下达准确及时,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快捷高效。“群里吼”原本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也联结了党心民心。但如果工作推动只是“群里吼”,甚至用“群里吼”代替“实地走”,这就弊大于利。

少些“群里吼”多些“实地走”。工作要抓落实,仅仅靠“群里吼”肯定是难以达成的,它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实地走”,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愿,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做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把为民务实工作做得实实在在的。

■江文

等你

等凉了夏,

等凉了秋,

那团火,

还在心里头。

童年的拉手,

成了一生的追求,

成人后你在何方?

我还在故乡。

飞不出的思绪,

道不完的爱愁,

月光下,

我们的心在走。

等你,盼白了头,

等你,思完了愁,

一团相恋的火,

永远在心里头。

■沈诗琦

又见星辰

WY小区在路边上,和公交车站就隔着很窄的自行车道。小区是因为当初要扩建马路才挪进去,缩在了一个地势极低的地方。每逢下雨,都看得见从小区深处深处一条长长的软管,一台机器在外边轰鸣着抽水。

我曾听人戏称过:“这小区估计要被水冲走了。”

确实如此,我对WY小区的记忆是潮湿的。那种潮湿的味道源自于长满青苔的小路;狭窄的巷子中弥漫的闷热的空气;不知何处的虫鸣犬吠;灰蒙蒙的纱窗和吱呀响的门,不过倒也不是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暗沉,门里也会有个亮堂的画室,散发着墨香和宣纸的沙沙声。我的记忆在潮湿里温润地发芽,如今已葛藤蔓蔓。

“周老师再见!”

我走进小区,凭着久远的记忆用脚摸索前行。一扇红色的门越来越近,我眼看着它被一双稚嫩的手推开,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两只细细的马尾一上一下的欢快跃动。紧接着,门里紧跟着出来一个年轻但成熟的人,手里拿着一张刚刚干透的宣纸,回头像是在冲房里的人做最后告别。我看见她抬起手,手掌上下挥动,做出再见的手势,快走几步赶上那个稚嫩点

的,拉着孩子走了。

门没有关,我加快步伐走去,发现里屋的门也还开着。有个中年女人背对着门站着,一头油亮亮的头发在脑后扎成利落的低马尾。

这曾是我熟悉的模样,她的背影,似乎也未曾被十年的时光侵蚀,一如当年模样。

“周老师,萍萍画好了吗?”我进在大门,不敢走上里屋。

她回头,那双有些外凸的眼睛大量了我一眼:“你是萍萍姐姐吧?萍萍说今天姐姐来接她。”

周老师没有认出我。

“是啊,她奶奶今天有点事情,我刚好顺路,这才来接一下。”

“进来吧,进来吧,外面蚊子挺多的,有没有咬到?”

我确实被蚊子咬得不行。周老师向我指了指门口的鞋套——十年前也是这样,似乎连鞋套都是同一批似的。

画室的布局自然是变了,但又似乎没有变。黑板还是那块黑板,上面还画着简笔画。靠墙一溜的长桌子上摆满了笔墨纸砚,桌上铺着厚厚的毛毡,满是墨水和颜料的印子。桌边站着四五个人,无不是在画国画。萍萍在最里面站着。

“萍萍这次还挺有进步,这孩子,她还学山水画,”周老师在我

身后关上门,“她说他姐姐以前画山水的。”

是啊,她姐姐。我曾学了五年国画,我在这桌旁站过;在这笔洗里洗过笔;从颜料中找出被挤得不成样子的花青。所以是不是,这块毛毡的颜料印子中也是我的一笔? “是啊,我学过国画,后面因为学业问题就暂停了。”

“这边好多孩子也是这样。好多也是说要中考或者高考,就不来了。”她去招呼萍萍,告诉她可以收拾好东西跟姐姐走了。

周老师没有认出我。

萍萍兴冲冲地看了我一眼,捧着笔洗,小心地往里面的一个房间走——洗手间还是在那里呢。

“周老师教了那么多年也挺好的。”

“好了,以前美院出来的,就想找个地方教教学生,也不算浪费自己学的东西——你学画画也是为了特招吗?”

“不不,我只是为了兴趣而已。”

“那是真的挺好的。”

我记得很久以前,周老师说她不愿沾染上太多学院派的东西,不想去外面开个辅导班只为带比赛而教画。她曾说:“这样子出来的学生是成不了画家的,顶多是个画

匠。”那天我正在画一幅画,画上有无数黄澄澄的星星。周老师说:“星星用油画棒画,这样上水粉的时候颜色才不会被覆盖。”

周老师没有认出我。我像是黑夜中的一抹影子,存在但不为人察觉。

就在我准备拉着萍萍离开时,周老师忽然喊住我。我内心一惊,却只发现周老师伸手递给我一样东西,只是萍萍落下的一副袖套。

我道了声谢,周老师正盯着我看。

“我感觉……”她犹豫了半晌,“你以前是不是也在我这学过画画?”周老师侧着脑袋,闭上眼睛冥思苦想。也许我的名字正在她的舌尖上,但这个名字的味道已经太过寡淡,早已不能为味蕾所分辨。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看到周老师的脸上慢慢出现恍然大悟的色彩。这色彩像滴入水中的墨汁,丝丝缕缕地扩大、下沉,慢慢把水染成一片黑色。

萍萍已经不耐烦地拽着我的手,用力将我往外扯。

我感到周老师仍在背后目送我们。

萍萍,终有一天你会走出这扇门,从此只在仰望天空的时候才能记忆起这段潮湿而明亮的光阴。说不上她有没有认出我。